

北史



列傳第二十八

北齊書陳北史四十列五官寒

韓麒麟

車馬無之及白野新精麒麟射

程駿

東魏麒麟士義師六十萬捕并

李彪

孫祖麒麟與去壽性為冀

高道悅

齊末吳國也白野與之皆令尉

甄琛

國並避宜示實乳掠嫡五節而

高聰

和入多謝及於貴白野與之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

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

萬曆廿一年

上史列傳卷二十八

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爲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
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
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
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
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
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
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
攻戰器械於是軍需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
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

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
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
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
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
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
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
平故躬籍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

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
力田者與孝弟均賞是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
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
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
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餒終今秋京師遇旱穀
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
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
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
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

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
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
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
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
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勸相勸
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灾免
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以所統齊
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
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給之方無所

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
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
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
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
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
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秘書中
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
有學識爲清河王澤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
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

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
愛如此毋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
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又害懌久不得葬
子熙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
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又
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
學官令傅靈榭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
寃極言元又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
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又死尋脩國

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令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令朱榮聞而大怒請

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勳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竝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

北史列傳卷二十八
五
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
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遺戒不
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顯宗字
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
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
一徧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
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
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

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
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
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
功則洛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
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
可以時就遷者僉余如歸二曰自古聖帝必以
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
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
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

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
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
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
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
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
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檠
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
下耳聽法音目覩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
晷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

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睿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
所以畜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
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
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
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
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
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
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
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
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
世等無竒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
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
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
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
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
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
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

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已來未多坐盜
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
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
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
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
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
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
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
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

雖曰中興寔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
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
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
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
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同
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
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
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
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

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
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
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
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
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
詩講禮宣令童叟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
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

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
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
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
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
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
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宦
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閉連薨何其略也今稽古
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
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

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
僞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
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
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
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省今人口
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
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
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
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

史記列傳卷二十八
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
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寔多如不悛革
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
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菑博之
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
類一宜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虯
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
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况古人班馬之徒固
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

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虯
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
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
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
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
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
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
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
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

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
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
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
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
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
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
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冲曰若欲爲人陛下今
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
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

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呂
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
一兩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祕書令
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敢不盡
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
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
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
之不審中祕監令之子必為祕書郎頃來為監
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

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
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
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
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
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
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
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
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
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

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
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
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
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
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
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
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顯宗既失意遇
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
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

卷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
水使者坐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
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
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
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
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爲不
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
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

真喪延明曰卿年下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
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涼
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
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
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
與論易老義顧謂群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
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
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
下尊過西伯覲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延興末

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
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
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嶮故
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
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
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
乃還拜祕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
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
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

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
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
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
足爲長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群臣
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
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駿歷官清
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
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
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

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
 士安蘧篠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
 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
 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
 為中散從子靈蚪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
 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
 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
 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

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
 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
 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
 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
 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
 刺史博陵崔鑿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請之脩
 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
 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
 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

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
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
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
體創爲記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
曰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
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
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
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
事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

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
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
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
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
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
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
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
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
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

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
 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案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
 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
 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
 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
 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
 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
 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
 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

非惟
 一之各
 執書三
 豈惟子
 外其增
 二字文
 速不通

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
 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
 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
 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
 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
 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
 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
 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
 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

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寔勞
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正
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
甚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
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
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
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
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
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

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爲一五析州郡常調九分之
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
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
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
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
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
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
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
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皆

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胃
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
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
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
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
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徵後歲旱論者以不
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
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
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雌鷄

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
爲春三徵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
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
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
三徵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
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
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
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
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簞簞不飾此君之所以禮
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整纓盤
水加劔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
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
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
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
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
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未見昔漢文時人有告
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阜隸同

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
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
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
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
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
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
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

人不議之時安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
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
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
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
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
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恧
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節
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為父
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

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
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
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
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
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
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
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
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

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馮
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
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
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
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
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
垂綵同節慶之醺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
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曠
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

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愚
竊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
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
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
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
勸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
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
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
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

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卷除之議去三月
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北固
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荅言請問魏朝卷
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
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
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
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
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暮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

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
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
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
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
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
復有來理否彪荅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
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
觀卿此言似成長闕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
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

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竒其蹇博後爲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旣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

卷二十八
有上注

心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日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

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

等集闕廷尉所問凶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監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

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
城卑躬曲已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
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
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
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
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
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
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田何敢死帝悅
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

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
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憊由已至
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
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
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
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
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
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恟事理有誣抑奏請
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

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
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
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
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
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
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關美隨日落善因
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
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
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

承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尔
雅志正尔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
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
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民若無天
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
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可
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
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
成之然先皇之茂勲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

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
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
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
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
是協和者先皇之鑿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
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
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佻郊者
先皇之仁也鑿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
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

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
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
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
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
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
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
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竝其茂故能聲
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
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

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

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令介休矣而典纂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竝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竝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蚪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戒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

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暮月可就

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

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

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地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然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睦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爲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竒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

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
令彪每竒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
曰此當興我家鄉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
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
彪竒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
由是爲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
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
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興
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又舉其才任撫導擢爲

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第游有才行隨兄
志在南荆州屬介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
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
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
初謁周文周文深竒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
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
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案請
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

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
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
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
著作郎脩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
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
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
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
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
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

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
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
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
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爲納言
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
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
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
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
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

故所作文筆了無蕪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脩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史文中散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

侍御史
御史
侍書
御史
侍書
御史
侍書
御史
侍書

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息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

至蹇諤之誠何愧黷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
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
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
都水回管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爲闕
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
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
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
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
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于禁中殺

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
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
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
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
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
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道悅長兄嵩
字崐崙魏郡太守嵩弟雙清河太守坐贖貨將
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事雙多

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為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謚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邨之後也父疑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黜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

亦彪 彪 彪

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宣武踐祚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

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
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
所謂鄣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天爲
黔首生鹽國爲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
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
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
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
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
偽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

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
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
猶以不施而爲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
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
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
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
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既
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
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

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
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
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
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大官之御歛此匹帛
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
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
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
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
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

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
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豪強之制也詔琛
參入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
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
趙脩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爲中散大夫弟
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
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
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
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

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

與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請從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始琛以父

母老常求解官扶持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
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
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
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
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坐北內手種松
栢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
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
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
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

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
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
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爲
朐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
納昕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悅宣武時
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家
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蒞憤廣置
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
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

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
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方混雜釐
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
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
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
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
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
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
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

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爲未愜
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
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
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
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
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
正不介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
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
至勲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

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

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旣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
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
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
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
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
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
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
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
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

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
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謚也雖
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
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
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
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
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
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
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

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
以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
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
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
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
好嘲譎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
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誼而加禮
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
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薦學文

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秘書郎性
儉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
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
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
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之久
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侃弟楷字德方粗
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秘書郎宣武崩未葬
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
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

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怕雲三州避難戶脩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

驃騎將軍祕書監瀛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于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貲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勲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

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弟元賓位奉

朝請及外上高昂貴達啓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傳稍爲孝文知

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

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竒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爲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踈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

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
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
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
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爲護軍聰
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
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
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
恨遂面陳聰非出爲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
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

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
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
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
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
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
后竝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脩營園
果世稱高聰黎以爲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
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
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

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竝令燒指
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
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
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
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
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
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輜軒
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直繩
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審直之風見憚於
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
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
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癸巳二月十七日校終列傳二十八卷正二百二十三

字標疑五處是日大雪

夢禎識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揚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

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

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

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

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
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
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飭奉養
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
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
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
鍾離師迴詔播為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
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
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

魏城沔
東文義
通經子無
城字是

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華周衍於鄧城進號
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
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
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
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
箭正中帝咲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
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
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
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

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華陳史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盛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

孫承業
魏書作長
孫維

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脩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秦

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表侃為統軍後雍州
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
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
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
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
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
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恒
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
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

恒農程
書作弘
東

烽火
魏書
三字

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
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
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
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
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
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于曰朕停卿蕃寄
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
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
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時從除度支尚書兼

萬曆二十年刊
上
四

馬者諸楊
觀書無諸
字疑重諸
字論水作
言耳

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
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
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朱榮
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還計
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
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
里中皆為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
功榮大笑從之於是朱榮等於馬渚諸楊南
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

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冲為秘書
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
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竝鑄五銖使
人樂為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
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朱榮侃與內弟
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朱榮
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
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
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

一入身沒莫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
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不純陀襲
播弟椿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
樞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
給事與兄播竝侍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
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
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
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
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

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
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
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
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
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
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
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竝非計也賊深竄正
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
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

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
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
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
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
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
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
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
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

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
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
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
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
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
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
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
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成一軍兵纔千餘然
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

八十四人椿在州因脩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
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
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
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
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爲刺史行臺
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
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啓明帝及靈太
后竝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
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爲司徒永

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
椿子昱爲顯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
子遁竝從駕河內爲顯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
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携家避
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
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
朝服一襲八尺牀杖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
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
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

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
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
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寮餞於城西張
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
家入魏之始卽爲士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
不絕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
贈送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
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
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

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
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
興生求利又不聽與一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
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
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
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
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
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
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

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間構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

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荅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

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
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
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
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
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
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
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
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
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

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
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
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
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介
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
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嘉穀野對不爲風此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
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
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

書出 於洛 策些 下云朝 詔令詣 王選別 是伯父 播同在 嚴鹿酒 師之後 三京為 之屈北 海顧謂 尊伯 去今 廣去前 文送不 賦文義

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而隆道洿則從而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

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介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群僚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

萬曆廿一年刊 史記傳表 卷九

食器十具竝餉領軍元又靈太后令召又夫妻
泣而責之又深恨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
之妹和即又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
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
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
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
竄又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
津竝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又又構成其事
乃遣夜圍昱宅收之竝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

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
及元氏竝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
卒亦不坐及又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
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
熙并窮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
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
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
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
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虜謀欲攻掩刺史元

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顯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

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柰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群議還朝未幾元顯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顯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顯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荅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第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顯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顯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

書取食之有顯既入洛除旦名為民故可接孝莊還復前官既削除名之文將何所復李廷壽真小兒強作解類甚多足供一咲

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剗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余朱榮之死昱為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筮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余朱氏微服入洛為余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

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椿弟津

萬曆卅一年刊 七 卷之二 七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
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
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
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
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
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宗族姻表罕相參
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游而津見其貴寵每
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
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

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
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
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
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
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
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爲逆黨非至
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
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
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

劫時有使者馳駟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非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

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勵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

弱乃閉門不納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入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脩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投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

萬曆二十年 七

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
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
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
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
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
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
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
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
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

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
發裔大慙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
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
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
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
入宿殿中埽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
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于北芒流涕謝罪帝深
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朱榮死使津
以本官為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

魏書云
以津為
都督并
州等九
州諸軍
事驃騎
大將軍
兼尚書
令今削
去改云
以本官

燕尚書
令文書
甚

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
介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
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
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
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介
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圍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
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
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
護喪事長子遁

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
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
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
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
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
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
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前帝曾
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

萬曆廿一年

七史列傳卷二十一

二十一

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
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
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
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假令
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
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竝執不許尚書令臨淮
王或以爲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
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
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

書其
使下邑
公去吏
字文義
安

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
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閤室終
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
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介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
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
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謚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
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
爲介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兖州刺史

謚弟愔事列于後津弟暉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佗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起謂承佗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

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竝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慶庭無間言魏世以來

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介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

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

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贈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

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尔朱榮其從

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
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
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
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
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
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
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
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
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

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
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
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
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
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
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
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
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陵出遭
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菜而已哀毀

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愍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一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愍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愍從兄幼卿

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愍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愍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祐之神武知愍存遺愍從兄寶猗賫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

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
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
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礪礪州內有愔家舊佛
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
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
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
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
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
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

雜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
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
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
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
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
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
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
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
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

多散之親族群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
遭迤厄冒履艱危一食之惠酬荅必重性命之
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
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誇言以爲情之用人
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聞不以爲意其聰記
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
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
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
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

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
誤以盧士琛爲士深士琛自言情曰盧郎潤朗
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
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旣見
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
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
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
宣揚詔冊情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
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

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有書
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嘗見其門
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
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愔然變色文宣
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
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
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
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
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

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
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
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
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
其開府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從黜免由是嬖
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
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
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
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

與令公共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
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
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
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暱愛太后以
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情等又議不可令
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
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
省大會百僚情等竝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
可量不可輕脫情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

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復有此慮長廣日伏家
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
相知并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盃
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
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情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
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
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情及天和欽
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
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

薛孤延康
買執子默
尚藥局

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
仁斛律金擁情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
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
喻之乃得入送情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
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
常山王以墀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
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
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
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

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
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
之徒陞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
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問楊
郎何在賀拔仁曰一月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
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
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
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
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

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惜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斃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尔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

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廢姑愔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揔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
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
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
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
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
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
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
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
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
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
原公東閣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
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
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
南欸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
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
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
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

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
中待詔文林館曰縣令哉擬其人及日邪不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
農公謚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彊識
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
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謚曰恭
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
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
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

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
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
刺史進爵為公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
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子素無道天子派其介也帝討其言餽煉對林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
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群
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
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

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揔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求

富貴及平齊之後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鷄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為齊兵躡眾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

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
狗譙南及隋文帝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
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迴作亂榮州
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迴素不得進帝拜素大
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
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
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
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
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

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
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
後置六檣竿竝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
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舩
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
舟師趣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
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
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
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

十艘
書作數
十艘

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岨纜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蒞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

十艘
書作數
十艘

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

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
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為亂以素為行軍總管
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陣
免者從賤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
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有缺
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
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
皓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
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眾援之玄愴勢迫走

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
禽孟孫玄愴黜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
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
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
慧盡屠其眾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
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
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永嘉知慧來拒戰
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
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

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於是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掩至國慶遑懼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

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實以金錢縷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辨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

於高頰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
不如頰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
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
上令高頰前視奏稱頰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
悅素懼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
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
理論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開
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
行軍總管出兵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

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走皆戎車步騎相
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
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
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
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
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
玄獎玄縱積善竝上儀同素多權畧乘機越敵
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
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

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

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輒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

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
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國肇建策名委質受
朕出師禽翦凶魁克平統鄭頻承廟筭揚於江
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
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
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橫語武則權竒間出旣
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
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坻安厝委素經紀然葬
事依禮唯卜泉石至於吉凶不由於素義存奉

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爲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
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臯
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
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
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
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
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
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竝

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

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

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
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
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
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
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
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
王聃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
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
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

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
時晉絳呂三州竝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
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
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
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
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
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
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
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

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賣手詔勞素素上表
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
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
同三司賫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
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
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
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
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
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

太守給輜輶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
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
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
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
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
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揚諒功然特
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
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
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

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
 我豈須更活邪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
 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
 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
 玄感幾而卒蓋漁獲田人之計及其言曰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
 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
 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
 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

達拔
 谷隋書
 作本
 拔谷

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
 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
 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
 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
 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
 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
 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
 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
 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

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
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群臣曰
將門有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
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
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
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
石竝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以
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

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夫
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門大募勇夫於
是取颿布爲牟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
書傍郡以討護爲名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
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
河內郡主簿唐禱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
襲洛陽唐禱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
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脩武縣人相率守
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

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
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
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
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
族者爲天下解倒縣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
悅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
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竝
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

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
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寶曆
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
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
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罹其毒朋
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
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
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淮江之間則鞠爲茂
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

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
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
同心九有感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人庶相趨
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
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
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然言無所
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
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渥澗挑戰玄感僞北
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

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
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
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
卒喑鳴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
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
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芒一日間戰十餘合
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
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
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

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社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

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斃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竝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

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

萬曆二十二年刊
七史刊傳卷三十九
五十一
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爲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太守竝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

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爲天子以爕崇俱爲僕射署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

焉為緒所敗朱爨戰死俄而緒俱羅竝得罪江
都郡丞王世克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
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
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
數日失石所在世克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
因風縱火世克大懼將棄營遇反風火轉元進
眾懼燒而退世克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為世克
所殺世克坑其眾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
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竝乘此而起素毋弟

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傷由是竟
為宦者性好沈靜因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
之凡有所為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
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
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
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
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
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

鎮銘鎮
字忠諱
或當作

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

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惟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

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
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及帝在
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
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
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
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悴得非爲叔
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
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不用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亮

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
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
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
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
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靜

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齒就學日誦千
言見者竒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
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
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

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作相
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
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
州摠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
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吳州摠管甚有能名時
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
得失規諫疑闕卒于官子震遜真惠夷夏安之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
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

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
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
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
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
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
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
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
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太行臺北征
葛榮欲啓寬爲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

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
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
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
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内天穆
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
天穆然之乃趨成臯令寬與朱兆為後拒尋
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
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
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

候騎白寬至天穆拊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
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
莊於大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
陳慶之為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園外遣寬
至城下說慶之不荅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
欲相見不寬荅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
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莊反
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朱榮
被誅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

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
宰相知之深也寬荅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
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余朱兆陷洛陽囚
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鄴
聞莊帝弒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
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
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閣內大都督
專摠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
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
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
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
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
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
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
官之譽然與柳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
譏之保定元年除摠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
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路五州刺史謚

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温仁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竝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

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戶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

走秦徒
走走
走去

卒官謚曰定初文息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摠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文帝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荊州摠管卒謚

曰恭高文且爲一和之刺然皆指自立不由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

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
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鮮寵招
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
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
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竒之略志懷遠
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
之寄掃祆氛于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
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
竒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

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
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
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
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
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
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
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策為
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間關
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思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庚金癸巳二月十八日燈下校終列傳二十九卷正二

抄書百五十字標疑二十一處是日新晴

夢禎識

入軒向寒規不致輕品

列傳第二十九

知解

史四十

奉卓之心

幸賦之子尚思二

世母之失

當

身以未

盡

中

博

靈

氣

其

斷

規

